

塔里的渡鸦

伦敦塔是欧洲最古老的宫殿和堡垒。它的建造者是人主英国的第一位法国人——国王威廉一世。据说他非常胆小,担心伦敦人会对自己这个异族不利,想建造伦敦塔来保护自己。无论伦敦塔怎样防卫森严,都挡不住一些凶猛神秘的访客,那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死亡使者”渡鸦。从伦敦塔始建之日起,渡鸦就成了这里的常客。盘旋在伦敦塔上空的它们丰满壮硕、羽毛光滑,周身黑羽闪着金属光泽。这些渡鸦光顾伦敦塔只有一个原因,它们嗜血如命,喜食腐肉,而伦敦塔正是阴谋不断之地,弥漫着血腥和死亡的气息。

伦敦塔塔顶曾是渡鸦聚集的大本营。血塔塔顶其实是一座楼梯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的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国王的死敌并对他们执行死刑。

1876年,修复伦敦塔的工人们发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小教堂的石板下竟然埋藏着1500具尸体,石板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安妮·博林、凯瑟琳·霍德华·简·格雷郡主……他们都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王

牙买加首都街心公园矗立着两个标志性铜像,表现的是一对男女奴隶站在水池里,裸体相对,仰望天空……

作品同样大胆突出了男人的性特征,多数当地人认为,这充分反映了牙买加人对性爱的认识和赞美。

在牙买加女人的眼里,男人除了是精子捐献者,一无是处。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有原因的:事实表明,很少有男人能对他们的女人在生活上有积极的资助。

给阳具发执照

前不久,从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一则消息:一位住在牙买加的美国自由撰稿人给牙买加首相写了封公开信,要求给牙买加男人的阳具发执照。信中称:“著名的人类学家BR ONISLAW MALINOWSKI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起决定因素的广义社会学基本合法规则——男性对他孩子母亲的公开承诺——没有被全面完善地包含在法律内容中。因此他提出应该立即取消‘私生子’的概念。重要的不是一纸婚约,而是作为父亲对他后代感情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的意愿。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不应该没有父亲作为男性监护的角色,为他连接起通往社会的纽带。”

“在牙买加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没有父亲,成为这个规则的一个典型反例。许多‘父亲’不过是精子提供者,他们炫耀自己拥有孩子的数量,却对孩子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贡献。单亲家庭造成犯罪率攀升的社会恶果,更糟糕的是,无约束的性行为造成艾滋病的泛滥。许多携带阳性艾滋病毒的男人,带着报复心理,试图传染尽可能多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阳具成了谋杀的武器,法律必须制止这样的谋杀……”

信中最后呼吁:“牙买加的谋杀率高出美国5倍,10倍于英国。除非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否则牙买加的杀人犯人数还会高居世界榜首。因此,为什么不惩罚男人随意播种以降低孩子的无父率?是时候给牙买加阳具发执照了。”

没有父亲的时代

这则消息引起我的回忆。两年前我去牙买加采访,对信中提到的情况深有体会。没有

伦敦塔里的神奇渡鸦

后安妮·博林是血塔囚犯中著名的一位,她的丈夫是英国历史上最英俊、最多才多艺也最残忍的国王亨利八世。由于安妮没能给王室生下儿子,罗马教廷又不允许国王离婚,亨利八世竟然信口雌黄地说她与自己的亲哥哥犯下乱伦之罪。1536年5月的一天早晨,安妮在伦敦塔密室中被处以死刑。当锋利的剑刺向安妮纤细的脖子时,塔外的渡鸦腾空飞起,发出惨烈哀鸣。据说还有一只渡鸦从天窗俯冲下来停在断头台边,竟然没有啄食王后美丽的头颅。英国人民相信,那是灵异的渡鸦对无辜王后唱的挽歌。

安妮王后死在伦敦塔中,她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后来却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在获得王位之前,伊丽莎白曾被同父异母的姐姐“血腥玛丽”关进伦敦塔。王室的惯例是新国王加冕前,一夜都要入住伦敦塔,并从象征着皇室威严的伦敦塔出发前去加冕。玛丽在塔内官邸计划着加冕后就把伊丽莎白斩草除根。第二天,玛丽准备出

牙买加给阳具发执照?

任何一个国家像牙买加一样有超过85%的私生子,超过50%的孩子出生登记时没有父亲的名字;没有任何国家像这个国家一样自然地接受无父时代,毫无责任心地生育子女;没有其他和平国家有牙买加这么高的谋杀率。

美国新泽西大学人类学教授DAVID POPEÑO写过一本书叫《无父时代》,在书中他提出家庭结构和犯罪的关系是如此紧密,相比之下,种族、低收入和犯罪的关系简直都可以忽略不计。

父母双方是白人、黑人,或富贵、或贫困,其子女犯罪率远远低于没有父亲的孩子。不幸的是有那么多穷困的黑人单亲孩子成为充斥美国监狱的主要犯人。美国如此,牙买加更胜一筹。

我在牙买加采访的学校是西印度洋最古老的女子学校——WOLMER女子中学。来到学校的第一天正值午餐时间,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校园里吃饭、聊天。天蓝色的校服和巧克力色的皮肤看上去非常般配。我非常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巧克力肤色的人们自信、悠闲地和自然融为一体。

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氛围里,换上纯种英国人苍白的皮肤会是怎样地惨不忍睹。当我在校长办公室和MONTAGNE夫人聊起学校的性教育时,她开放的态度,坦诚的观点和窗外明亮的阳光以及空气中散发出的浓郁的生命气息一样,是让人无法抗拒的。

“给女孩子什么样的性教育要从分析大环境着手,”她说:“男人只是这个国家‘无父时代’问题的一方,女人同样对这个现象负有责任。众所周知,是女方拒绝在出生证明上填入父亲的名字,因为她们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连她们自己也搞不清谁是孩子的生父。我们说这里的女孩子‘婊子’的生活。”

牙买加的女人这样看待性

“婊子”这个词在中文里是那么刺耳,但在这里却作为一种如同洗衣做饭的普通生活习性来看待。当谈到“男女

塔加冕时,传说中离奇的一幕出现了:天空中渡鸦密布,其中一只突然俯冲下来狠狠地向女王随身携带的钻石王冠啄去。渡鸦虽然有啄取闪光物的奇特习性,这次的行动却更像“见义勇为”。人们都这样议论:“渡鸦只不过想从玛丽那儿拿走不属于她的东西。”

在伦敦塔中的那段悲怆岁月,伊丽莎白和渡鸦建立了微妙的情谊。她对那些曾送走过去,和自己长久相伴的渡鸦抱有非同寻常的好感。渡鸦凄厉的叫声不再令她感到死亡的恐惧,反而像是叫出了她悲哀的心境。数年后,伊丽莎白终于走出伦敦塔,获得自由。成为国王之后,她下令禁止人们伤害伦敦塔渡鸦。

舍命守伦敦

1928年,一个叫艾瑞克的卫兵担当起守卫渡鸦的职责。艾瑞克喜欢神秘的渡鸦,常常抬头仰望伦敦塔上空那片渡鸦的神圣领地。

1940年7月16日,德军挑起不列颠空战,英国人民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9

月的一天,伦敦上空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空中马达轰鸣,火光闪闪。

伦敦塔上空本来是渡鸦的领地,敌国的飞机却开进了渡鸦王国的腹地。炮火中,几十只渡鸦以惊人的飞行技巧在天空中时而高飞时而迫降,就像另一支英国皇家空军。敌机惊扰了它们的生活,它们想要保卫自己的家园。血肉之躯怎能抵挡炮弹?没过多久,渡鸦纷纷坠落。

在塔中躲避空袭的艾瑞克,无法坐视自己一直全力呵护的渡鸦就这样灭绝。他发疯似的冲出塔,冒着枪林弹雨搜捡坠落的渡鸦尸体。他希望其中有一些只是晕倒了,能够通过救治恢复生机。一个多小时后,空袭结束,艾瑞克呆坐在塔内,守着一堆渡鸦尸体,心如死灰。就在这时,一只渡鸦抖动了一下翅膀。艾瑞克惊喜地一把抱起那只死里逃生的渡鸦。凶猛的渡鸦挣扎着啄伤了艾瑞克的手和脸,可是他感觉到的却是欢喜。

也许是这最后一只渡鸦的保佑,英国空军很快就在空

战中占尽上风,赢得战争。艾瑞克护鸦有功,被授予皇家奖章。他给这只为英国带来幸运的渡鸦取名格里普。

机智佑英伦

战争使伦敦塔的渡鸦遭受重创。当伦敦塔于1946年1月重新对公众开放之际,英国政府特意从野外找来七只新的渡鸦进驻伦敦塔,陪伴格里普一起守护伦敦塔。

1978年,在纪念伦敦塔兴建900年的庆祝活动之后,英雄渡鸦格里普安然去世,它活了44岁。

时代变迁,伦敦塔的血腥历史一去不返,渡鸦的生活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它们不再是恐怖的“死亡使者”,而成了伦敦塔里的明星。白天,渡鸦会在伦敦塔外散步,接受游客们的观赏。

2002年,这些渡鸦在国际上一举成名。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访问伦敦塔时,风趣地对守卫塔上的那只渡鸦托尔说:“你好,听上去你的责任似乎比我还要重大。”就在总统转身准备离开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你好!你好!大家都惊呆了,普京更是兴奋得不得了……

(小希来源:百态人生)

轻的牙买加男人受教育程度低,没有高薪水的工作。这是牙买加女人为什么把男人看得一钱不值的原因。

这种公开、普遍的对男人的印象,也深深地植入了年轻未成年女学生的心中——生活被懒惰、无聊、粗鲁、野蛮的男人围绕。牙买加女人是非常独立的,“当你发现没有真正的男人可以依靠的时候,你就变得坚强了。”一位单亲妈妈告诉我。

这种独立和坚强是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培养的。在采访WOLMER女子中学期间,我发现学校不仅为女孩子设置了烹饪课、缝纫课,也培养她们建立坚强和开朗的性格。印象最深的是我随学校的足球队去一个叫“西班牙镇”的地方,看她们打比赛。这些女孩子跑动、拼抢全然和男孩子一样。比赛结束,一个女孩儿手脚麻利地爬上两米多高的门柱去解球网,其他女孩儿收拾东西跳上车,没有嘻嘻哈哈、婆婆妈妈的拖拉。

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牙买加女子也固执地把男人的善良和软弱相提并论。她们不相信男人会善良,结果给牙买加男人找到一个当“负心郎”的借口:“女人不喜欢男人对她们太好。”我就听到过WOLMER男校的高年级男生的经验之谈:“千万不要让女孩子知道你有在意她,因为她们会做出伤害你的事,不是开玩笑,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为她做点什么,但不要太多,因为她们会伤害你的。”

我们只要做爱

在牙买加的日子里,我游走于男人女人,男校女校之间;我听到过出租车炫耀他和至少100个女人睡过觉;我看到这个国家从电视、电影到杂志海报,令人吃惊地没有暴露的色情镜头和图画,但你可以通过空气里闻到繁殖的气息。牙买加人的口号是:“我们不需要煽情,我们只要做爱。”牙买加也许是同性恋最少的国家,男人们认为,如果被别人当做“同志”,那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女人不屑于谈长久的男女关系,她们索取自己所需要的,就此为止。

外力强加过来的新规则能否在这个热带岛屿上实行,看来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问题。(佚名来源:女子文摘)

鲜为人知的族群

莽人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一个小族群,至今尚未确定族称,没有归入我国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据2006年末统计,莽人共有4个自然村,114户,687人。今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镇南科村委会和乌丫坪村委会。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散居在今中越边境地区我方一侧的高山密林之中,东一家西一户地过着游居游耕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我国政府动员他们出林定居定耕。现在他们虽然定居了,但仍然居住在高山林边。因此,在他们生产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原始独特的文化。

族群社会的构建

莽人是我国古代“百濮”族群的后裔,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一支。莽人自称高棉语,汉意为“山民”或“聪明”。他称有“岔满”“阿比”“孟嘎”“巴格然”“崩歇然”“拉莽”等,这是当地傣族、瑶族、苗族、拉祜族、哈尼族、彝族等邻近民族对莽人的称呼。

据有关汉文史料记述,明朝中期,莽人散居在今我国红河州和文山州境内,到明末清初,莽人流徙到今越南老街省和莱州省境内,到清朝末期,有一部分莽人又从越南迁入今我国金平县雷公打牛、坪河、坪河下寨、南科新寨等地定居。

19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因民族压迫和战争摧残,一些莽人逃避到今中越边境地区我方一侧的高山密林之中,他们过着岩洞当房住、野果当饭吃、树皮当衣穿的流动性的原始采集、狩猎农耕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党和政府动员他们出林定居定耕,帮助他们建盖房屋,教他们开田种地。

原始的生育礼俗

莽人虽然定居定耕已有50余年,但他们仍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交通十分闭塞。因此,现在莽人的生育礼俗中还保存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莽人认为妇女受孕是某种神秘力量进入妇女腹内的结果,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灵魂。因此,孕期的生病、分娩时的难产、畸形儿的降临、婴儿的死亡等,都归之于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作用,对之产生恐惧感和依赖感。莽人认为妇女生孩子是天神赐的,所以妇女不育就要祭神。过去,除了本氏族的正常孕妇可以在家生育外,其他非正常孕妇包括非婚怀孕和结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的孕妇不能在家生育,必须实行隔离。非正常孕妇临产前几天,夫妻俩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用芭蕉叶搭一间简易窝棚,在棚内举行安家仪式,夫妻俩住进后,产妇方可在窝棚内生育。

莽人生孩子不去医院,民间也没有专门的接生婆,妻子生育,由丈夫担任接生任务。莽人妇女初孕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分娩。胎儿出生后,用没有消毒的铁刀和竹片来断脐,并用冷水为婴儿洗浴,所以莽人的婴儿死亡率较高,莽人的人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

过去,莽人妇女胎娩出后满12天才能回家。现在很多妇女产后的第2天就可回家了,但进家时,只能由后门进入屋内。第3天,由家长杀鸡祭祖,祈求祖灵保佑婴儿。产后不满一个月,产妇不能从正门出入。莽人婴儿出生后(一般3天内),进入婴儿家的第一位外人,不论民族,也不分男女和身份,婴儿的父母都要杀鸡招待来人,并请求给婴儿取名。按照当地莽人风俗,来人最好不要拒绝,据说这是彼此的福分所在。为婴儿取名后,来人即成为婴儿日后的“干爹”或“干妈”。(杨六金来源:莽人的过去和现在)